

18.08

23

湘陰文史資料

第四輯

9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湘阴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会编

91123/K4

湘阴文史资料

第四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湘阴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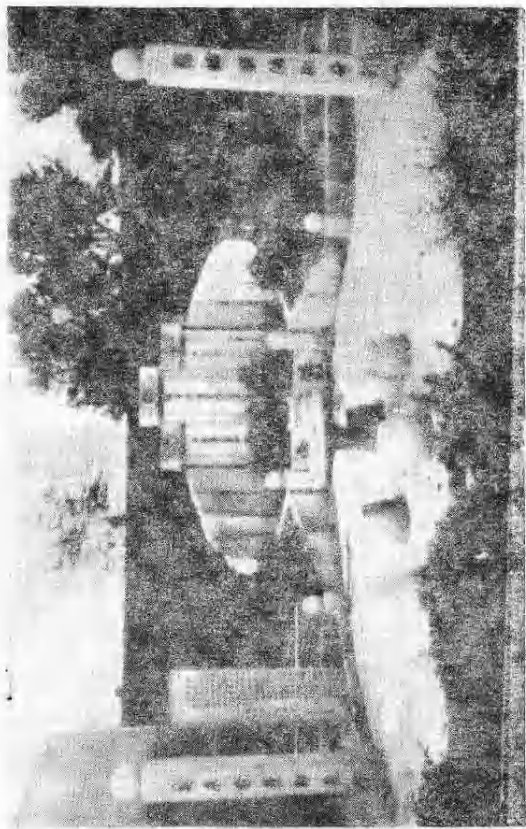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



湘阴县印刷厂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



故国民党中央委员陈嘉佑之墓（1989年修复）

周祥云摄影

目 录

李鸿将军传略	李定	(1)
李鸿在印缅战区	戴广德	(24)
与李鸿将军同住“健庐”之琐记	杨得云	(32)
《一个愤怒的丧礼》等三篇		(36)
百里壶浆忆谢侯	颜震潮	(46)
怀念父亲谢宝树	谢辅基	(52)
谢宝树琐忆	仇载生	(56)
左曙萍其人其事	毛德传	(58)
彭琪瑞传略	彭则有、郭致和	(63)
记父亲吴博夫二、三事	吴鹏万	(68)
杨公去思碑	杨得云供稿	(72)
张五皮小传	张师尧供稿	(74)
怀念武印楼县长	杨时杰	(78)
解清泉自述		(86)
解清泉同志印象记	彭子朝	(96)
记解清泉二、三事	聂炳文	(99)
怀念岳父解清泉	彭贵华	(132)
应为解县长记一功	孙罗生	(134)
附：解清泉同志追悼会悼词摘录		(135)
忆建勋	李建全	(136)

“湘阴护国军”头目蓝义林·····	张可夫 (111)
忠党谍报总队始末·····	尹涤尘 (114)
夏原吉籍属初考·····	钟章云 (118)
郭嵩焘籍属正误·····	钟章云 (124)

李鴻將軍傳略

• 李定一 •



公字健飞，湖南省湘阴县人，公元1903年农历11月17日生。公性敦厚，有大志。1928年于黄埔军校第五期工兵科暨中央军官训练团毕业后，在中央军事教导队任中尉班长。时孙立人将军任中校排长，因志同道合，遂成莫逆。凡训练、作战，孙、李几乎同时参与。后孙任税警总团总团长，公任团长，孙任新38师师长，公任该师114团团长沙，孙升新1军军长，

公接任38师师长，孙任东北第四绥靖区司令，公兼任吉林城市防总指挥。新38师扩编为新7军，公升新7军中将军长兼长春市警备司令官。

公曾率部先后参加北伐龙潭之战及1932年“1.28”。

1937年“8.13”淞沪抗日和柳河、吴城等战役。1938年驻贵州独山、都匀整训，并扩建地方抗日武装，兼任独山行署干部教练所教育长，继赴都匀任税警总团干部教练所教育长。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翌年初，进攻泰国、越南，攻占马来西亚、新加坡，进而进攻缅甸，企图封锁滇缅公路，截断我国当时唯一的国际通道，并窥伺印度。

蒋介石于1941年12月23日在重庆主持东南亚联合军事会议。英国代表魏菲尔在会上要求中国派军队入缅协助英军保卫缅甸，蒋介石表示同意，双方于重庆签订《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建立了军事同盟。

1942年2月，仰光情势紧急。公奉命率部从孙立人将军出征入缅，与同盟军并肩作战。

由于盟军指挥系统紊乱，英军对中国军队入缅行动猜忌，致使中英双方在战争开始阶段陷入困境。日军迅猛进攻，盟军节节败退。4月中旬，英军7000余人在仁安羌被日军包围，新38师奉命解围，击毙日军1200余人，救出被围英军及500余名美国传教士和战地记者。此役为中国远征军入缅来仅有的两次胜仗（另一次为200师在同古伏击日军获胜）。

仁安羌大捷无法扭转整个战场局势。是年5月，中国远征军在损失惨重的情况下，一部退回国内，大部由野人山退入印度。公率部随英军由缅甸提定以北进入印度。

1942年秋，蒋介石接受史迪威关于在印度训练中国军队的建议，成立中国驻印军指挥部，将在印度的3万余名中国官兵组建新编第一军和新编第六军，装备、编制与美军相

同。

1943年春，驻印军整训工作大致完成，反攻缅甸随即开始。

由于滇缅路已被封锁，中国亟需打通一条国际交通线，以取得盟邦物资支援，加强国内之抗战力量。统帅部乃决定在反攻缅甸的同时，修筑一条由印度直达昆明之中印公路。

孙立人将军被任为前线司令官，统率新38师为反攻前锋。部队经过一个多月之运输，从比哈尔省之蓝姆伽回到阿萨密省极北之列多，担负起消灭盘踞在野人山及胡康河谷之敌人，以掩护抢修中印公路的任务。

从列多到胡康河谷，其中横亘着野人山，山高林密，道路泥泞。由列多南行五十里，便是历史上有名之“鬼门关”，山上森林密布，阴恻险恶。英军一少校曾告诉新38师一军官，“你们的部队想从野人山打出去，还要掩护中国和美国民工修筑一条中印公路吗？不要说这条公路没有法子修成，恐怕连部队也无法爬过野人山啊！”

新38师官兵没有被困难吓倒。他们依靠机关枪、迫击炮以及火焰喷射器之威力，冲击“鬼门关”，钻进原始森林，狠狠地打击日本军队。事实证明，这里确实是一个阴森、恐怖、难见天日之鬼地方。日光被层层叠叠之密林遮蔽得一丝不透，置身于此，只觉天昏地暗，虎啸猿啼。四周活动之生物是在蔓长杂草里爬行着悉悉作声之大蟒，和从脚踝上爬上来、从树叶上落下来之吸血蚂蝗。地下泥深没膝，没有路，只有垒垒白骨可作指路碑。这些白骨，便是去年印缅难民与盟军溃兵饥病而死之遗骸。无疑，置身此境之人，都真正体验到了地狱之真味。但公等却从这人间之地狱杀出了一

奈对中华民族抗日战争成败攸关之血路。

古有名训：“我能往，敌亦能往”。盘踞胡康河谷之日军第十八师团，早在新38师进军野人山之前，已派出许多小部队，扼守野人山中几个重要山头，并不时袭击驻守印度边境卡拉卡、塔加铺一带之英军，迫使英军节节败退。公率部初到列多，即为英军走马解围，一连夺回几个山头。敌人知道来者确系劲敌，便增援1000余人，分两路反扑。战斗持续月余，敌人连病带伤，死亡过半，不敢再作攻击之企图，只好改成小股骚扰。我军亦因山高路险，联络救护不易，补给虽有飞机空投，但森林中云多雾重，空中活动受限，粮弹时感不济。后雨季到来，疟蚊带来疟疾，公所部官兵疲劳过甚，只好调112团接野人山防务。因此，我军进展趋于迟缓。从1943年3月至1943年10月，新38师将士在这人间地狱整整煎熬了8个多月，连砍（树）带杀，用头颅和热血，拼出一条路基，驱尽野人山中盘踞之敌寇，掩护后面工兵和开山机进行艰巨之筑路工作。

凭中国军队耐受困苦之精神和作战之英勇，终于在1943年10月底击败有形与无形之敌人，冲开鬼门关，征服野人山，占领胡康河谷之前进基地——新平洋。

于是，盟军展开了对胡康河谷之进攻。

胡康河谷是大洛盆地和新平洋盆地的总称，又名胡康盆地。大洛盆地之面积有120平方公里，新平洋盆地之面积有960平方公里。都生长着茂密的丛林，中间有大龙、大奈、大宛、大比四大河流和许多小支流，一到雨季，山洪暴发，成为一片汪洋。旱季河水很浅，可以涉流而过。大龙河以北，有人行小路。大柏家以南，道路宽阔，可以通行汽车，

只是密林中茂草丛生，交通受阻。以军事观点衡之，无论搜索、观测、通信、联络、救护、方向判别与诸兵种协同，均有困难。在飞机上俯瞰，只见一片林海，极目凝视，也只能略辨出几条河流，其他则无从侦察，更无法轰炸。

据守此河谷之敌，为第18师团，是日本陆军最精锐之部队，号称攻无不克之常胜军。这支部队能攻善守，进入缅甸后，攻棠吉，打腊戍，占密支那，曾重创中英联军，气焰十分嚣张。当盟军发起反攻，公率114团到达前沿阵地时，敌18师团早已利用河川之险，和密林茂草之掩蔽，修筑了一道道坚固的防御工事，企图阻止我军南进。

公部在攻占新平洋和大洛西北之战略要点瓦南关以后，主要战斗即推展到大龙河与大奈河之交汇点，以及于邦、临滨、沙劳和大洛以北之拉家苏。1943年10月30日、31日及11月2日、5日、10日，我军先后占领上述要点。战斗都是短兵相接，枪炮声与喊杀声，在盆地上空回响，正是“白刃交兮宝刀折，两军蹙兮生死决”。

11月1日起，敌人由加迈运来大批援军，携带着山炮，分头向我阵地反扑。拉家苏方面战事拖延到12月底，日军山大大尉以下四百多人，被我军击毙。临滨方面，敌人用一大队以上兵力，向我守军刘益富连作了两次大规模历7昼夜之围攻。战斗中，葛先贵、余元亨两个机枪兵利用一棵被日军炮火劈去一半之树干作为掩体，把已冲入鹿寨之敌人打得抱头鼠窜。敌人大队长田中腾、中队长原良和吉五以下400余人，都在这一场战斗中丧生。我军阵地，始终屹立不动。

于邦之战，从10月31日到12月29日我军完全攻占该地止，历时近2个月。这一战是我军反攻缅甸之第一攻坚战和

歼灭战。

战斗开始，由于盟方情报错误，认为大龙河沿岸据点，每处只有40至50名缅甸兵和土人把守，由一两个日本军官率领指挥，而不知敌人是18师团的55、56两个联队的主力，拥有许多山炮和重炮作后盾，故指挥部作出暂不令我军增加緬北前线兵力之决定，硬让112团在缺少重炮和骡马运输之劣势下，担任起三百多里长防线之攻击，对付两个联队之主力。因此，战斗打得极为艰苦。敌人又利用它后方交通便利，经常用优势之火力压迫我军，更以炮兵编成纵深火网，控制狭窄小路，使我军在地形复杂之胡康河谷中，举步艰难。后方公路不通，不能由地面获得补给，负伤官兵，亦无法运至后方治疗，唯一交通工具，即仰赖数量很少之飞机。且空中活动，时受天气限制，补给不能及时，粮弹均感缺乏，前线官兵处境困窘不堪。

于邦是胡康河谷一个重要村镇，位于大龙河下游右岸，地形开阔平坦，三面森林，一面隔河。敌人利用树缘，在树丛和地面构成极坚强之工事，主阵地皆由据点群构成，有极坚固之鹿寨和掩蔽物。

最先攻击于邦是112团江晓垣连。他们一鼓作气攻到敌人之主阵地前，消灭散兵70余人，江连长与排长刘浩以及30多位弟兄壮烈殉国。11月4日，第一营李克己营长自带一加强连由临滨到达于邦，将敌人三面包围。又在左右两翼之河边，安好重机枪，封锁渡口，防止南岸敌人的增援，敌军好几次夜间偷渡，均被重机枪阻击而止。11月22日，南岸敌人调来大批炮兵，对我机枪阵地猛轰，机枪第一连连长吴瑞阵亡。敌人遂从下游渡河，绕向李营背面，占领了一处高地，

慢慢和原守于邦之敌联成一气，反将李营四面包围。这时，盟军指挥部始知于邦之敌不是少数缅甸兵，而是拥有大量重炮之主力。于是，我军奉命增援。增援部队顺着有一些路基之中印公路列新段，艰苦急行军20多天，才到达指定地点。

其时，李营自11月22日被围起，已经被五倍于我之敌包围近一个月，每天就靠空投的仅能维持半饱的粮食和有限的弹药，与兵精粮足之敌苦战。

12月21日，孙立人将军偕公率领114团赶到前线。22日起，猛烈之血战展开。我炮兵开始活跃起来。步兵跟着炮弹冲过去，被挡回来，再冲过去，冲破第一道防线，又冲过第二道防线，双方在战壕里开展肉搏战。连长许炳新中弹阵亡。这时，被围在核心之李营长，由里面冲杀出来，又分兵在两侧截断敌寇之交通，重新封锁渡口，使南岸敌人无法增援。激战到28日，敌人之前沿阵地完全被占领，主阵地跟着发生动摇。湛茂荣连长（公之内侄）立功心切，一马当先，冲进那个最坚固之桥头堡阵地。第一排官兵全部牺牲，第二排又伤亡殆尽，最后，他带着第三排抢得阵地，但自己又不幸饮弹成仁。因步兵伤亡太大，炮兵不得不全部投入攻击，所有火炮齐射，炮弹象掘土机，把敌人整个阵地都翻了过来。阵地全毁，敌人无法藏身，纷纷向树林里、河里逃命，终于被李营埋伏之机枪与迫击炮部队之猛烈火力全部消灭。

这一场历时七昼夜之歼灭战，我军在敌人火网下，步步跃进，前仆后继，伤亡官兵230多人，而敌人死伤更大。被击毙之敌酋有55联队长藤井小五郎大佐和大队长管尾少佐。

于邦之战获胜后，胡康河谷之整体攻略战亦正式拉开序幕

幕。

胡康河谷是一个盆地，天险全在河川，尤其是大龙、大奈两河，是中印公路与胡康区旧有公路所必须经越者。于邦、大柏家、孟关、瓦鲁班是整个胡康区最重要之四个据点。

大龙河宽八百余米，和于邦隔岸对峙是乔家，敌人在河东岸之河防工事以乔家为中心，构筑得非常坚固。凭大龙河之天险，火网构织严密，我军若强渡攻坚，伤亡必大，故决定采取迂回战术克之。

1944年1月11日，我军以一部兵力留于于邦，与敌隔岸对峙，牵制敌人，而以一部兵力由左翼经临滨偷渡大龙河，于14日攻占河东岸之大班卡，抄向乔家之敌后，发动侧面攻击。东岸敌之河防阵地，随即为之崩溃，我军占领乔家。

大龙河两岸敌军被肃清后，一部残敌向大柏家溃退，与该地之敌会合困守大奈河北岸阵地。

孙立人将军乃重新部署兵力。公率领114团为右翼，从康道渡河直抄大柏家之背后；以赵狄113团为左翼，陈鸣人112团第二营为左支队，向敌左侧背压迫；以陈团主力为预备队，担任大龙河沿岸之警戒。

1月17日，左翼向大柏家疾进，一部进占宁鲁卡，在大奈河北岸击沉敌由南岸连夜向大柏家增援偷渡之大竹筏四只，溺毙敌兵一个中队。之后，便沿大奈河北岸向东攻击敌之左翼；另一部从公路右侧，在森林中开路向右侧进击，威胁敌军之右侧背。大柏家敌阵便在2月1日被我军钳形攻势击破。这时，大柏家东南方敌人实力依然雄厚，经过左翼和左支队21天合力攻击，才把卡杜渣卡、拉安卡、拉貌卡、陈南

卡、新郎卡这些据点攻下，先后消灭500余名日军，大柏家东侧河套遂悉归我有。

当左翼正沿大龙河左岸攻击大柏家之时，公率领之114团已悄悄由大奈河下游之康道渡口偷渡，开始发动胡康河谷之第二次迂回战。公所部迂回部队在孟阳河曾遇敌人之坚强抵抗。孟阳河是大奈河南岸一条支流，位于大柏家西南，胡康河谷中间东部，河流弯曲，全长约六十里，沿岸树林茂密，地形复杂。我军如能在此得手，便可北拊大柏家之背，南叩孟关。因此，孟阳河附近地区，在争夺大柏家及孟关之形势上，为敌我必争之地。敌人在孟阳河到大柏家一线，配备一个联队之兵力，沿途步炮林立，将此一线作为主要抵抗地带。

战斗由1月12日开始。16日，公一部越过孟阳河东北第二小河道，占领敌军左翼阵地，另一部把孟阳河东岸敌军阵地攻下，其他各据点敌军凭藉工事奋力固守，且一再反扑，彼此成胶着态势。后来，公改换战术，采取渗透法，冒险穿隙深入。无奈敌军阵地层层密布，攻下一个，后面又是一个，包围一部份敌人，接着又来另一部，而且敌每次后退，总来一次猛烈反攻，山炮、重炮和榴弹炮，各式各样炮弹整天在阵地上空飞掠，指挥所周围数千码之内的树木，都被烧成木炭。激战到2月6日，左翼和正面之敌军已被我军割成数段，一一加以包围。此时公又从战俘口中获悉被围敌寇因水源断绝，战斗意志动摇，乃于7日印发大批传单，说明我军优待俘虏，劝告被围日军即刻投降。等到8日黄昏仍无结果。9日晨，公下令猛攻，恶战一天，终获全胜。

此役从1月12日至2月9日，历时近1个月，与敌发生大

小战斗50余次，击毙敌军大队长宇生少佐、室隅大尉、中队长山林、松尾、大森、小野等官兵600余人，伤敌无数。

孟阳河附近地区敌军被歼灭，残敌闻风丧胆，纷纷向孟关以南溃退。公部再以包围歼灭森邦卡之敌为目的，乘胜挺进，扫荡残敌，击破增援，于2月21日和113团在大奈河东岸渡口会合。

敌18师团自于邦、孟阳河节节溃败，失去大龙、大奈两河天险之后，孟关已不足凭藉，瓦鲁班成为胡康河谷最后一个支撑点。18师团团长田中新一原以为无论如何可以在此抵抗一阵，不意新38师左翼迂回过来太快，简直被逼得不能喘息而致使全军崩溃。是役我军杀伐之猛，掳获之多，简直无法估计。仅瓦鲁班一战，敌军遗于公路两旁之尸体达757具，遗弃炮弹有四、五个大仓库。

关于这次战斗，日军之战史上这样记载：“历来的行情都是日军一个联队（团）对付中国的一个师绰绰有余……岂料胡康河谷的中国军队无论在编制、装备或战法与训练上都不同于往日。（日本）步兵第56联队虽曾勇战力攻，然而敌（华军）用稠密的火网与空中补给支持着圆形阵地，不仅不能压倒它，且使我军损失惨重。我军虽损失敌军900余人，敌仍顽抗，扼守密林阵地，毫不退让。全军接得此情报后，均为之愕然。”

胡康河谷战役胜利后，东南亚盟军统帅英国蒙巴顿勋爵专程飞赴缅甸前线，视察战况，慰问有关将士，曾亲至新38师驻地向孙师长及全体将士致贺，并参观战果。

胡康河谷尽归我有后，残敌纷纷遁入孟拱河谷。我军随即向孟拱进军。

4月5日，我军对孟拱河谷之攻击正式开始。新38师为左翼，新22师为右翼，分别沿南高江东西两岸南下。

新38师的部署是：112团在左，114团居中，113团为右。南高江东侧，是一派重重叠叠之库芒山，土人有歌谣：“无顶之山，永不能至”。其险峻可知。

5月12日，公率领中路之114团，击溃山奇四郎大佐指挥之55、56、114联队各一部后，占领克老缅、东瓦拉、拉古、大龙阳这些据点，乘胜追扫大龙阳到蛮宾间之残敌，与112团汇合，把55联队（55、56两联队本已伤亡殆尽，经整补齐全，并新调原在密支那之114联队和56师团之146联队增援到孟拱河谷来）全部包围于大龙阳西北地区；右翼113团，除一部兵力从南高江东岸谷地与新22师保持联络，协力攻击前进外，并以主力扫荡瓦拉马关、卡劳一带残敌。这时，新22师已突破芮康加唐，和56联队之主力相持于马拉关地区。

当113团攻击加近进行途中，公率领114团即以锥形战法从大班、肯道康之间之空隙，不分昼夜，潜行突进。时而爬上突入青天之高峰，时而进入深不见底之沟谷。尽管手足并用，连拉带扯，有时还会被脚下之丛草和泥土摔倒，若稍不留神，有可能成为断线风筝不知摔向何处。6月1日，公部突然出现于瓦康山，出敌意料之外，一举攻占拉芒卡道。进而席卷东西瓦拉，斩断潜伏芒山中之残敌归路。一路势如破竹，连克丹邦卡、大利、马塘、登浦阳等许多据点。15日又击破53联队第一大队之阵地，占领巴梭杜。巴梭杜位于孟拱、密支那公路之交叉口，距孟拱城13里，地势很高。据此可南制孟拱，西北与112团相呼应，东渐密支那至孟拱之公路与铁